

歷年書牘函電

目錄

一 少年時代之書牘

上李鴻章書

二 倫敦被難時之書簡

函禁使館中致康德黎小簡

使館釋出後謝英政府及報界書

致香港道濟會堂區鳳舞書

三 致日本新聞記者之書翰

答朝日新聞記者

四 致同志籌畫起義之函牘

與海外國民黨同志書

致美洲同志籌款起義通告

托源水盟兄籌款書

赴歐美前致源水蝶生兩同志書

致鄧澤如書

再致鄧澤如書

致李綺菴借款起事箋

五 民國成立時代之函電

自巴黎致民國軍政府電

勸告北方將士書

六 關於商團事件之函電

向麥克唐納爾政府抗議書

致上海各粵僑團體書

七 北伐時期之函電

報告陳炯明叛變致本黨同志書

爲北伐事致唐繼堯電

再致唐繼堯電

致劉顯世電

八 東征時期之令文

復劉震寰電

致胡總參議漢民箋

致胡總參議漢民電

派馬伯麟赴長洲之密令

九 江浙戰爭時期之函電

致盧永祥電

復段祺瑞電

十 致蔣介石手札

民國十一年自上海發（兩通）

民國十三年在廣州大本營書（六通）

督師韶州時書（十三通）

下福州時書（一通）

十一 北上時之函電

報告即日北上復段執政電

致段執政發表善後會議主張

通告移京養病致各報館電

十二 最後一封書

致蘇聯遺書

歷年書牘函電

一 少年時代之書牘

上李鴻章書

宮太傅爵中堂鈞座

敬稟者。竊文籍隸廣東。世居香邑。曾於香港考授英國醫士。幼嘗游學外洋。於泰西之語言文字。政治禮俗。與夫天算輿地之學。格物化學之理。皆略有所窺。而尤留心於其富國強兵之道。化民成俗之規。至於時局變遷之故。睦鄰交際之宜。輒能洞其竅奧。當今風氣日開。四方畢集。正值國家勵精圖治之時。朝廷勤求政理之日。每欲以管見所知。指陳時事。上諸當道以備蕞蕘之採。嗣以人微言輕。未敢遽達。比見國家奮籌富強之術。月異日新。不遺餘力。駸駸乎將與歐洲並駕矣。快艦飛車。電郵火械。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。我今亦已有之。其他新法亦接踵舉行。則凡所以安內攘外之大經。富國強兵之遠略。在當局諸公已籌之稔矣。又有軺車四出。則外國之一舉一動。亦無不週知。草野小民。生逢盛世。惟有遙聽歡呼。聞風鼓舞而已。夫復何所指陳。然而猶有所言者。正欲乘可爲之時。以竭其愚夫之千慮。仰贊高深於萬一也。

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。不盡在於船堅砲利。而固兵強。而在於「人能盡其才。地能盡其利。

。物能盡其用。貨能暢其流』。此四事者。富強之大經。治國之大本也。我國家欲恢擴宏圖。勤求遠略。仿行西法以籌自強。而不急於此四者。徒惟堅船利礮之是務。是舍本而圖末也。

所謂人能盡其才者。在『教養有道。鼓勵以方。任使得法』也。

夫人不能生而知。必待學而後知。人不能皆好學。必待教而後學。故作之君。作之師。所以教養之也。自古教養之道莫備於中華。惜日久廢弛。庠序亦僅存其名而已。泰西諸邦崛起近世。深得三代之遺風。庠序學校遍布國中。人無貴賤皆奮於學。凡天地萬物之理。人生日用之事。皆列於學之中。使通國之人童而習之。各就性質之所近而肆力焉。又各設有專師。津津啓導。雖理至幽微。事至奧妙。皆能有法以曉喻之。有器以窺測之。其所學由淺而深。自簡及繁。故人之靈明日廓。智慧日積也。質有愚智。非學無以別其才。才有全偏。非學無以成其用。有學校以陶冶之。則智者進焉。愚者止焉。偏才者專焉。全才者普焉。蓋賢才之生。或千百里而見一。或千萬人而有一。若非隨人而施教之。則賢才亦以無學而自廢。以至於湮沒而不彰。泰西人才之衆多者。有此『教養之道』也。

且人才不一。其上焉者有不能苟生於世之心。則雖處布衣而以天下爲己任。此其人必能發奮爲雄。卓異自立。無待乎勗勗也。所謂豪傑之士。不待文王而猶興也。至中焉者。端賴乎鼓勵以方。故泰西之士雖一才一藝之微。而國家必寵以科名。是故人能自奮。士不虛生。逮至學成名立之餘。出而用世。則又有學會以資其博。學報以進其益。萃全國學者之能。日稽考於古人之所已知。推求乎今人之所不逮。翻陳出新。開世人無限之靈機。闢天地

無窮之奧理。則士處其間。豈復有孤陋寡聞者哉。又學者倘能窮一新理。創一新器。必邀國家之上賞。則其國之士。豈有不專心致志者哉。此泰西各種學問所以日新月異而歲不同。幾於奪造化而疑鬼神者。有此『鼓勵之方』也。

今使人於所習非所用。所用非所長。則雖智者無以稱其職。而巧者易以飾其非。如此用人。必致野有遺賢。朝多倖進。泰西治國之規。大有唐虞之用意。其用人也。務取所長而久其職。故爲文官者。其途必由仕學院。爲武官者。其途必由武學堂。若其他。文學淵博者爲士師。農學熟悉者爲農長。工學練達者爲監工。商情講習者爲商董。皆就少年所學而任其職。總之。凡學堂課此一業。則國家有此一官。幼而學者即壯之所行。其學而優者則能仕。且恪守一途。有陞遷而無更調。夫久任則閱歷深。習慣則智巧出。加之。厚其養廉。永其俸祿。則無瞻顧之心。而能專一其志。此泰西之官無苟且。吏盡勤勞者。有此『任使之法』也。

故『教養有道』則天無枉生之才。『鼓勵以方』則野無鬱抑之士。『任使得法』則朝無倖進之徒。斯三者不失其序。則『人盡盡其才』矣。人既盡其才。則百事俱舉。百事俱舉矣。則富強不足謀也。乘國鈞者盍於此留意哉。

所謂地能盡其利者。在『農政有官。農政有學。耕耨有器』也。

夫地利者。生民之命脈。自后稷教民稼穡。我中國之農政古有專官。乃後世之爲民牧者。以爲三代以上。民間養生之事未備。故能生民能民養者爲善政。三代以下。民間養生之事已備。故聽民自生自養而不再擾之。便爲善政。此中國今日農政之所以日就廢弛也。農民

祇知恆守古法。不思變通。墾荒不力。水利不修。遂致勞多而獲少。民食日艱。水道河渠。昔之所以利農田者。今轉而爲農田之害矣。如北之黃河。固無論矣。卽如廣東之東西北三江。於古未嘗有患。今則爲患年甚一年。推之他省。亦比比如是。此由於無專責之農官以理之。農民雖患之而無如何。欲修之而力不逮。不得不付之於茫茫之定數而已。年中失時傷稼。通國計之。其數不知幾千億兆。此其耗於水者固如此其多矣。其他荒地之不闢。山澤之不治。每年遺利又不知凡幾。所謂地有遺利。民有餘力。生穀之土未盡墾。山澤之利未盡出也。如此而欲致富。不亦難乎。泰西國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於無遺地利。無失農時。故特設專官。經略其事。凡有利於農田者無不興。有害於農田者無不除。如印度之恆河。美國之密士。其昔汎濫之患亦不亞於黃河。而卒能平治之者。人事未始不可以補天工也。有國家者可不『急設農官』以勸其民哉。

水患平矣。水利興矣。荒土闢矣。而尤不能謂之地無遺利。而生民養民之事備也。蓋人民則日有加多。而土地不能以日廣也。倘不日求進益。日出新法。則荒土既墾之後。人民之溢於地者。不將又有饑饉之患乎。是在急興農學。講求樹畜。速其長植。倍其繁衍。以彌此憾也。夫天生人爲萬物之靈。故備萬物爲之用。而萬物固無窮也。在人之靈能取用之而已。夫人不能以土養。而土可生五穀百果以養人。人不能以草食。而草可長六畜以爲人食。夫土也。草也。固取不盡而用不竭者也。是在人能考土性之所宜。別土質之美劣而已。倘若明其理法。則能反礮土爲沃壤。化瘠土爲良田。此農家之地學化學也。別種類之生機。分結實之厚薄。察草木之性質。明六畜之生理。則繁衍可期。而人事得操其權。此農家之

植物學動物學也。日光能助農物之生長。電力能速農物之成熟。此又農家之格物學也。蟲蝕宜防。疫癘宜避。此又農家之醫學也。農學既明。則能使同等之田。產數倍之物。是無異將一畝之田變為數畝之用。即無異將一國之地。廣數國之大也。如此。則民雖增數倍。可無饑饉之憂矣。此『農政學堂』所宜亟設也。

農官既設。農學既興。則非有巧機無以節其勞。非有靈器無以速其事。此農器宜講求也。自古深耕易耨。皆藉牛馬之勞。乃近世製器日精。多以器代牛馬之用。以其費力少而成功多也。如犁田。則一器能作數百牛馬之工。起水。則一器能灌千頃之稻。收穫則一器能當數百人之刈。他如鑿井濬河。非機無以濟其事。墾荒伐木。有器易以收其功。機器之於農其用亦大矣哉。故泰西創器之家。日竭靈思。孜孜不已。則異日農器之精。當又有過於此時者矣。我中國宜購其器而仿製之。

故『農政有官』則百姓勤。『農務有學』則樹畜精。『耕耨有器』則人力省。此三者我國所當仿效以收其地利也。

所謂物能盡其用者。在『窮理日精。機器日巧。不作無益以害有益』也。

泰西之儒。以格致為生民根本之務。舍此則無以興物利民。由是孜孜然日以窮理致用為事。如化學精。凡動植礦質之物。昔人已知其用者。固能廣而用之。昔人未知其用者。今亦考出以為用。火油也。昔日棄置如遺。今為日用之需要。每年入口為洋貨之一大宗。煤液也。昔日視為無用。今可煉為藥品。煉為顏料。又糞沙以作玻璃。化土以為礬精。煉石以為田料。諸如此類。不勝縷書。此皆從化學之理。而得收物之用。年中不知裕幾許財源。

我國倘能推而仿之。亦致富之一大經也。格致之學明。則電風水火皆爲我用。以風動輪而代人工。以水沖機而省煤力。壓力相吸而升水。電性相感而生光。此猶其小焉者也。至於水作汽以運舟車。雖萬馬所不能及。風潮所不能當。電氣傳郵。頃刻萬里。此其用爲何如哉。然而物之用。更有不止於此者。在人能窮求其理。理愈明而用愈廣。如電。無形無質。似物非物。其氣附於萬物之中。運乎六合之內。其爲用較萬物爲最廣而又最靈。可以作燭。可以傳郵。可以運機。可以毓物。可以開礦。願作燭傳郵。已大行於宇內。而運機之用。近始知之。將來必棄其煤。而用電力也。毓物開礦之功尙未大明。將來亦必有智者究其理則生五穀。長萬物。取五金。不待天工而由人事也。然而取電必資乎力。而發力必藉乎煤。近又有人想出新法。用瀑布以水力生電。以器蓄之。可待不時之用。可供隨地之需。此又取之無禁。用之不竭者也。由此而推。物用愈求。則人力愈省。將來必至人祇用心。不事勞人力而全役物力矣。此理有固然。事所必至也。

機器巧。則百藝興。製作盛。上而軍國要需。下而民生日用。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財力。故作人力所不作之工。成人事所不成之物。如五金之礦。有機器以開。則碎堅石如齏粉。透深井以吸泉。得以闢天地之寶藏矣。織造有機。則千萬人所作之工。半日可就。至縑縠絲。絨絨呢。則化無用爲有用矣。機器之大用不能遍舉。我中國地大物博。無所不具。倘能推廣機器之用。則開礦治河易收成效。紡紗織布有以裕民。不然。則大地之寶藏。全國之材物。多有廢棄於無用者。每年之耗不知凡幾。如是而國安得不貧。而民安得不瘠哉。謀富國者可不講求機器之用歟。

物理講矣。機器精矣。若不節惜物力。亦無以固國本而裕民生也。故泰西之民鮮作無益。我中國之民俗尙鬼神。年中迎神賽會之舉。化帛燒紙之資。全國計之。每年當在數千萬。此以有用之財。作無益之事。以有用之物。作無用之施。此冥冥一大漏卮。其數較鴉片爲尤甚。亦有國者所當並禁也。

夫物也者。有天生之物。有地產之物。有人成之物。天生之物。如光熱電者。各國之所共。在窮理之淺深以爲取用之多少。地產者如五金百穀。各國所自有。在能善取而善用之也。人成之物。則係於機器靈笨與人力之勤惰。故「窮理日精」則物用呈。「機器日巧」則成物多。「不作無益」則物力節。是亦開財源節流之一大端也。

所謂貨能暢其流者。在「關卡之無阻難。保商之有善法。運輸鐵道之載運」也。夫百貨者。成之農工。而運於商旅。以此地之贏餘。濟彼方之不足。其功亦不亞於生物成物也。故泰西各國體恤商情。祇抽海口之稅。祇設入國之關。美之爲民生日用所不急者重其稅。貨之爲民生日用所必需者輕其斂。入口抽稅之外。則全國通行。無所阻滯。無再納之征。無再過之卡。此其百貨暢流。商賈雲集。財源日裕。國勢日強也。中國則不然。過省有關。越境有卡。海口完納又有補抽。處處斂征。節節阻滯。是奚異遍地風波。滿天荆棘。商賈爲之裹足。負販從而怨嗟。如此而欲百貨暢流也。豈不難乎。夫販運者。亦百姓生財之一大道也。百姓足。君孰與不足。百姓不足。君孰與足。以今日關卡之濫征。吏胥之多弊。商賈之怨毒。誠不能以此終古也。徒削平民之脂膏。於國計民生。初無所裨。其富強者。宜急爲留意於斯。則天下幸甚。夫商賈遂什一之利。別父母。離鄉井。多爲饑寒

所驅。經商異地。情至苦。事至艱也。若國家不爲體恤。不爲保護。則小者無以覓蠅頭微利。大者無以展鴻業遠圖。故泰西之民出外經商。國家必設兵船領事爲之護衛。而商亦自設保局銀行相與倚恃。國政與商政並興。兵餉以商財爲表裏。故英之能傾印度。扼南洋。奪非洲。並澳土者。商力爲之也。募兵無餉則不行。餉非商則不集。西人之虎視寰區。憑凌中夏者。亦商爲之也。是故商者。亦一國富強之所關也。我中國自與西人互市以來。利權皆爲所奪者。其故何哉。以彼能保商。我不能保商。而反剝損遏抑之也。商不見保。則貨物不流。貨物不流。則財源不聚。是雖地大物博。無益也。以其天生之材爲廢材。人成之物爲廢物。則更何貴於多也。數百年前。美洲之地猶今日之地。何以今富而昔貧。是貴有商焉爲之經營。爲之轉運也。商之能轉運者。有國家爲之維持保護也。謀富強者。可不急於『保商』哉。

夫商務之能興。又全恃舟車之利便。故西人於水則輪船無所不通。五洋四海恍若戶庭。萬國九洲儼同閭閻。關窮荒之絕島。以立商惠。求上國之名都。以爲租界。集殊方之貨實。聚列國之商氓。此通商之埠所以貿易繁興。財貨山積者。有輪船爲之運載也。於陸則鐵道縱橫。四通八達。凡輪船所不至。有輪車以濟之。其利較輪船爲尤薄。以無波濤之險。無礁石之虞。數十年來。泰西各國。雖山僻之區亦行鐵軌。故其貨物能轉輸利便。連接靈速。遇一方困乏。四境濟之。雖有荒旱之災。而無饑饉之患。故凡有鐵路之邦。則全國四通八達。流行無滯。無鐵路之國動輒掣肘。比之癰瘡不仁。地球各邦今已視鐵路爲命脈矣。豈特使商賈之載運而已哉。我國家亦恍然於輪船鐵路之益矣。故沿海則設招商之輪船。於陸

則興官商之鐵路。但輪船祇行於沿海大江。雖足與西人頡頏而收我利權。然不多設於枝河內港。亦不能暢我貨流。使我商運也。鐵路先通於關外而不急於繁富之區。則無以收一時之利。而爲後日推廣之圖。必也設於繁富之區。如粵港蘇滬津通等處。路一成而效立見。可以利轉輸。可以勵富戶。則繼之以推廣者商股必多。而國家亦易爲力。試觀南洋英屬諸埠。其築路之資大半爲華商集股。利之所在。人共趨之。華商何厚於英屬而薄於宗邦。是在謀國者有以乘勢而利導之而已。此招商興路之扼要也。故無關卡之阻難則商賈願出於其市。有保商善法則殷富亦樂於貿遷。多輪船鐵路之載運則貨物之盤費輕。如此而貨有不暢其流者乎。貨流既暢。則財源自足矣。籌富國者常以商務收其效也。不然。徒以聚斂爲工。捐納爲計。吾未見其能富也。夫「人能盡其才。則百事興。地能盡其利。則民食足。物能盡其用。則材力豐。貨能暢其流。則財源裕」。故曰。此四者富強之大經。治國之大本也。四者既得。然後修我政理。宏我規模。治我軍實。保我藩邦。歐洲其能匹哉。

願我中國仿倣西法。於今已三十年。育人才。則有同文方言各館。水師武備諸學堂。裕財源。則開煤金之礦。立紡織製造之局。興商務。則招商輪船。開平鐵路。已後先輝映矣。而猶不能與歐洲頡頏者。其故何哉。以不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並行之也。問嘗統籌全局。竊以中國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。參行新法。其時不過二十年必能駕歐洲而上之。蓋謂此也。試觀日本一國。與西人通商後於我。仿效西法亦後於我。其維新之政。爲日幾何。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觀。以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行之。而無一人阻之。夫天下之事。不患不能行。而患無行之人。方今中國之不振。固患於能行之人少。而尤患於不知之人多。夫

能行之人少。尚可借材異國以代爲之行。不知之人多。則雖有人能代行。而不知之輩必竭力以阻撓。此昔日國家每舉一事。非格於成例。輒阻於羣議者。此中國之極大病源也。竊嘗聞之。昔我中堂經營乎海軍鐵路也。嘗唇爲之焦。舌爲之敝。苦心勞慮數十餘年。然後成此北洋之一軍。津關之一路。夫以中堂之勳名功業。任寄股肱。而又和易同衆。行之尙如此其艱。其他可知矣。中國有此膏肓之病而不能除。則雖堯舜復生。禹皋佐治。無能爲也。更何期其效於二十年哉。此志士之所以灰心。豪傑之所以扼腕。文昔日所以欲捐其學而匿跡於醫術者。殆爲此也。然而天道循環。無往不復。人事否泰。窮極則通。猛劑遽投。膏肓漸愈。逮乎法釁告平之後。士大夫多喜談洋務矣。而拘迂自固之輩。亦頗欲馳域之外觀。此風氣之變革。亦強弱之轉機。近年以來。一切新政次第施行。雖四大之綱不能齊舉。然而爲之以漸。其發軔於斯乎。此文今日之所以望風而興起也。

竊維我中堂自興而後經略南北洋。孜孜然以培育人材爲急務。建學堂招俊秀。聘西師而督課之。費巨款而不惜。遇一藝之成。一技之巧。則獎勵倍加。如獲異寶。誠以治國經邦。人才爲急。心至苦而事至盛也。嘗以無緣沾雨露之濡。叨桃李之植。深用爲憾。顧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。自成童就傅以至於今。未嘗離學。雖未能爲八股以博科名。工章句以邀時譽。然於聖賢六經之旨。國家治亂之源。生民根本之計。則無時不往復於胸中。於今之所謂西學者概已有所涉獵。而所謂專門之學亦已窮求其一矣。推中堂育才愛士之心。揆國家時勢當務之急。如文者亦當在陶冶而收用之列。故不自知其驚下。而敢求知於左右者。蓋有慨乎大局。蒿目時艱而不敢以巖穴自居也。所謂乘可爲之時以竭愚夫之千慮。用以仰贊

高深。非欲徒撰空言以瀆清聽。自附於干謁者流。蓋欲躬行而實踐之。必求渾渾乎萬民也。

竊維今日之急務固無逾於此四大端。然而條目工夫不能造次。舉措施布各有緩急。雖首在陶冶人才。而舉國並興學校。非十年無以致其功。時勢之危急。恐不能少須。何也。蓋今日之中國已大有人滿之患矣。其勢已岌岌不可終日。上則仕途壅塞。下則游手而嬉。嗷嗷之衆。何以安此。明之闖賊。近之髮匪。皆乘饑饉之餘。因人滿之勢。遂至潰裂四出。爲毒天下。方今伏莽時聞。災荒頻見。完善之地。已形覓食之艱。凶侵之區。難免流離之禍。是豐年不免於凍餒。而荒歲必至於死亡。由斯而往。其勢必至日甚一日。不急挽救。豈能無憂。夫國以民爲本。民以食爲天。不足食胡以養民。胡以立國。是在先養而後教。此農政之興尤爲今日之急務也。且農爲我中國自古之大政。故天子有親耕之典以勸萬民。今欲振興農務。亦不過廣我故規。參行新法而已。民習於所知。雖有更革。必無傾駭。成效一見。爭相樂從。雖舉國通行。爲力尙易。爲時亦速也。且令天下之人皆知新法之益如此。則踵行他政。必無撓格之虞。其益固不止一端也。

竊以我國家自欲行西法以來。惟農政一事未聞仿效。派往外洋肄業學生。亦未聞有入農政學堂也。而所聘西儒亦未見有一農學之師。此亦籌富強之一憾事也。文遊學之餘。兼涉樹藝。泰西農學之書閒嘗觀覽。於考地質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。每與鄉間老農談論耕植。嘗教之選種之理。糞溉之法。多有成效。文鄉居香山之東。負山瀕海。地多砂磧。土質硠劣。不宜於耕。故鄉之人多游賈於四方。通商之後。頗稱富饒。近年以美洲逐客。檀島禁工。

各口茶商又多虧折。鄉間景况大遜曩時。覓食農民尤爲不易。文思所以廣其農利。欲去禾而樹桑。遂爲考核地質。知其頗不宜於種桑。而甚宜於牧畢。近以憤於英人禁烟之議難成。遂勸農人栽鴉片。舊歲於農隙試之。其漿果與印度公土無異。每畝可獲利數十金。現已羣相仿效。家家試栽。今冬農隙所種必廣。此無礙於農田而有補於漏卮。亦一時權宜之計也。仲日盛行。必能盡奪印烟之利。蓋其氣味較公土爲尤佳。迥非川滇各土之可比。去冬所產數斤。凡嗜阿芙蓉之癖者爭相購吸。以此決其能奪印烟之利也必矣。印烟之利既奪。英人可不免而自禁。英國既禁。我可不栽。此時而申禁烟之令。則百年大患可崇朝而滅矣。勸種罌粟。實禁鴉片之權輿也。由栽烟之事觀之。則知農民之見利必趨。羣相仿效。到處皆然。是則農政之興甚易措手。其法先設農師學堂一所。選好學博物之士課之。三年有成。然後派往各省。分設學堂。以課農家聰穎子弟。又每省設立農藝博覽會一所。與學堂相表裏。廣集各方之物產。時與老農互相考證。此解法之綱領也。至其詳細節目。當另著他編。條分縷晰。可以坐言而起行。所謂非欲徒託空言者此也。文之先人躬耕數代。文於樹藝牧畜諸端。耳濡目染。洞悉奧窔。泰西理法亦頗有心得。至各國土地之所宜。種類之宜劣。非通歷其境未易週知。文今年擬有法國之行。從游其國之蠶學名家。考究蠶桑新法。醫治蠶病。並擬順道往游環球各邦。觀其農事。如中堂有意以興農政。則文於回華後可再行游歷內地新疆關外等處。察看情形。何處宜耕。何處宜牧。何處宜蠶。詳明利益。盡仿西法。招民開墾。集商舉辦。此於國計民生大有裨益。所謂欲躬行實踐。必求澤之沾沛乎民人者。此也。惟深望於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而已。

伏維我中堂佐治以來。無利不興。無弊不革。艱鉅險阻。猶所不辭。如籌海軍鐵路之難。尚毅然成之。况於農桑之大政。爲生民命脈之所關。且無行之之難。又有行之之人。豈尙有不爲者乎。用敢不辭冒昧。侃侃而談。爲生民請命。伏祈採擇施行。天下幸甚。肅此具稟。恭叩鈞綬。伏惟垂鑒。文謹稟。

二 倫敦被難時之書簡

幽禁使館中致康德黎小簡

逕啟者。予於前星期日被二華人始則使以誘騙繼則復驟加強暴。將予幽禁于中國使館中。一二日後。使館將特僱一船。解予回國。回國後必被斬首。奈何。孫文敬啟。

使館釋出後謝英政府及報界書

予此次被幽於中國公使館。賴英政府之力。得蒙省釋。並承報界共表同情。及時援助。予於英人之崇尚公德。力持正義。素所欽仰。身受其惠。益堪徵信。且予從此益知立憲政體及文明國人之真價值。敢不益竭其愚。以謀我祖國之進步。並謀所以開通我橫被壓抑之親愛同胞乎。爰馳寸簡。敬鳴謝悃。孫文絨於波德蘭區覃文省街四十六號。

致香港道濟會堂區鳳墀書

啓者弟被誘擒於倫敦牢於清使館。十有餘日。擬將弟繩綁乘夜下船。私運出境。船已賃備。惟候機宜。初六七日。無人知覺。弟身在牢中。自分必死。無再生之望。窮則呼天。痛養則呼父母。人之情也。弟此時惟有痛心懺悔。懇切祈禱而已。一連六七日。日夜不絕祈禱。愈祈愈切。至第七日。心中忽然安慰。全無憂色。不期然而然。自云此祈禱有應。蒙神施恩矣。然究在牢中。生死關頭。盡在能傳消息於外與否耳。但日夜三四人看守。窗戶俱閉。嚴密異常。惟有洋役二人。日入房中一二次。遞傳食物各件。前已託之傳書。已爲所賣。將書交與衙內之人。密事俱俾知之。防範更爲加密。而可爲我傳消息者。終必賴其人。今既蒙上帝施恩。接我祈禱。使我安慰。當必能感動其人。使肯爲我傳書。次早他入房中。適防守偶疏。得乘間與他關說。果得允肯。然此時筆墨紙料俱被搜去。幸前時將名帖寫定數言。未曾搜出。即交此傳出外。與簡地利萬臣兩師。他等一聞此事。着力異常。即報捕房。即稟外部。而初時尙無人信。捕房以此二人爲癲狂者。使館全推並無其事。他等初二日。自出暗差。自出防守。恐漏夜運往別處。初報館亦不甚信。迨後彼二人力證其事之不誣。報館始爲傳揚。而全國震動。歐洲震動。天下各國亦然。想香港當時亦必傳揚其事。倫敦幾乎鼓噪。有街坊欲號召人拆平清使衙門者。沙侯行文着即釋放。不然則將使臣人等逐出英境。使館始懼而放我。此十餘日間。使館與北京電報來往不絕。我數十斤肉。任彼千方百計而謀耳。幸天心有意。人謀不臧。雖清虜陰謀。終無我何。適足以揚其無道殘暴而已。虜朝之名。從茲盡喪矣。弟現擬暫住數月。以交此地賢豪。弟遭此大故。如蕩子還家。亡羊復獲。此皆天父大恩。敬望先生進之以道。常賜教言。俾從神道。而入